



笑看茶凉 ◎著

生人敲钟，生出脚下的鸟叫的叫声，那人用粗俗的语言说怪事，李大娘才不嫌丢脸，反而夸了王大娘一句：真要死的活该！

# 奇谐录

③铲除凶煞

承传统志怪文学之遗风·开当代奇谐小说之先河  
《奇谐录》的问世，标志着中国本土惊悚悬疑小说找到了自己的根！

## 奇谐者，志怪者也。

谐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——《庄子·逍遥游》



◎著

# 奇 迹 三 录

## ③ 守除凶煞

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**

奇谐录. 3, 铲除凶煞 / 笑看茶凉著.

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2.12

ISBN 978-7-5057-3130-1

I. ①奇… II. ①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2089号

**书名 奇谐录③：铲除凶煞**

**作者 笑看茶凉**

**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**

**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**

**经销 新华书店**

**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**

**规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**

**15印张 222千**

**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**

**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**

**书号 ISBN 978-7-5057-3130-1**

**定价 29.80元**

**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**

**邮编 100028**

**电话 (010) 64668676**



### 第三卷 铲除凶煞

第二十一章	深谷迷雾	/ 3
第二十二章	鬼差刘槐	/ 26
第二十三章	古塔灭鼠	/ 48
第二十四章	青铜古镜	/ 71
第二十五章	旁门左道	/ 96
第二十六章	邪祟巫师	/ 121
第二十七章	阴兵大营	/ 145
第二十八章	无鳞公子	/ 167
第二十九章	一龙三现	/ 191
第三十章	遇鬼而安	/ 216

第三卷

铲除凶煞





## 第二十一章 深谷迷雾

没有人敢再开枪。

刘老大当然也看见了那个鬼影，身体一哆嗦，手中的洋火也随之熄灭。

我们又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之中，就像被人猛地推进了冰窖一样。几个人背靠背地挤在一起，头发梢直愣愣的，背上一片冰凉，都感到背对背的战友在颤抖不已。这种恐怖的感觉，比在战场上白刃见红还要令人害怕，因为在战场上我们看得到对手，而现在，别说看到对手，就连对方是人是鬼、是妖是怪也搞不清楚。

虽然看不到对方，我们却能感到对方的存在。漆黑一团的大殿之中冷飕飕、黑漆漆的，十分阴冷可怖。那个看不见的、身穿黑衣的东西，应该就在不远处狰狞地盯着我们，也可能就站在我们身边。一起那脚不沾地、飘在空中的身体，还有那黑洞洞的眼窝中的幽幽之光，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上下牙的捉对厮杀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就在我们不知所措、想跑而又不敢乱跑的时候，从大殿主神的位置却传来一阵阴冷诡异的笑声，凭着感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那个地方向我们慢慢走来。与此同时，“哧啦”一声，原来是刘老大摸索着又点燃了一根火柴。

随着刘老大慢慢向烛台走去，笑声顿停。刘老大顺利地点着了蜡烛，烛光一亮，我们心里踏实多了。昏暗摇曳的烛光下，主神位那尊雕像显得一脸

的狰狞丑陋、恐怖诡异。

不管是猛兽厉鬼，还是城隍凶神，只要胆敢再吓唬我们，枪弹伺候，绝不留情。就在我们严阵以待之时，阴冷之气却有些减弱。

明烛高燃，刘老大高声说道：“堂堂城隍正神，理当庄重有加，何须装神弄鬼吓唬人？小民到此并无他意，只是有事请教而已。”

话音刚落，身边的狗蛋浑身狠劲地颤抖了一下，突然间双眼一阵迷茫失神，继而又清亮无比。狗蛋因为阳气弱，多次被鬼魂附体，看来这次也没有例外。

“呵呵，几位壮士果然有胆有识，本府早已等候多时啦。”

此刻的狗蛋气宇轩昂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说完又招呼我们坐下，语气虽然平和，仍然给我们一种威严有加的感觉。

我们相互看了看，心中都知道，这次借用狗蛋身体与我们对话的绝对不是等闲之辈，非寻常小鬼所能比，连刘老大也不知该如何称呼对方才好，“您是？”

“哈哈，你们不必紧张，本府并无恶意，”狗蛋很大气地说：“难得你们今天前来找我，看来本府的不白之冤可以昭雪啦。”

“你是……你是城隍爷吗？”大傻兄弟斗胆问了一句。

“正是本府，难道你们今夜前来不是找我的吗？要不是找我的，本府这就告辞。”狗蛋，不，城隍爷这一句话，立即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，我们几个也长出了一口气。既然对方就是城隍正神，看起来也并无恶意，我们稍感放松，继而毕恭毕敬地向其施礼。

“你们这次前来，是为了黄家姑娘之事啊？”城隍大人借助狗蛋的身体与我们交谈起来。

“既然大人知道我们的来意，还请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黄小姐吧。”刘老大见城隍大人并没有生气，于是就直入正题：“如果能救得黄小姐无恙，我想黄先生一定会为大人重塑金身，焚香厚供，感谢大人。”

“哈哈，你们也认为那黄家丫头之事，真的与本府有关吗？”城隍大人云淡风清，一不生气发火，二不脸红害臊，反而是一付置身事外的样子。

“这个……难道真的不是大人所为？”我们当然是将信将疑。虽然老百姓

们对此事传得有鼻子有眼，但都没有真凭实据，我们也无法判断真伪。

“唉，提起此事，本府也是大为光火啊。外面百姓所言，纯是无中生有，本府可是背了好长时间的黑锅啊。”城隍也是一声叹息。

既然话题已经打开，我们也就无所顾忌了，刘老大率先说道：“城隍老爷，我们刚到贵地不久，自然不太了解当地的情况，不过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，据贵地百姓所言，此事您老人家恐怕难脱干系啊！”

“呵呵，我知道，我的前任在多年前，就因此类事情获罪遭贬，本府才得以升任此地，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呢？本府官职虽小，但也是一方正神，绝不会犯那种卑劣行径。再说，人间有王法约束，神鬼之道亦有天条地规啊。”

城隍大人没有说谎。我们凡人尚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他城隍老爷作为一方正神，自然更加清楚天条地规的威力。沉默片刻，我鼓起勇气问道：“我们绝对相信大人您的话，可黄姑娘那事儿，您老一定知道原因，能否指点迷津呢？”

“好说，这也正是今天我前来见你们几个的原因！”城隍笑道：“本来我从不越阴阳之界。人间之事与我无关，只有魂归地府，才由本府管辖。无奈此事让本府蒙羞，也只好出面，借助你们之手，来还我清白之誉！”

“那黄家姑娘之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用什么法子能给她治好，大人的不白之冤才会昭雪啊！”我追问道。

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本府亦无法去解那因果之结。”城隍大人思虑片刻，给我们讲起了黄家姑娘前世今生的因果孽缘：“那黄家姑娘上世为人时，曾与一个名叫贾山柱的人结为夫妻，可惜她嫌贫爱富，后来抛家弃子，转嫁了多金之人。而那贾山柱气愤不过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心里便发下毒誓，有朝一日必将报复于他。轮回之事，哪能撒手归阴就立即转世啊？要是那样，凡间必将人满为患，而地府空空如也。更不可能人死之后，仍能转世为人。芸芸众生多数徘徊于三界之内，沉浮于六道之中，如此往复也。而那贾山柱与黄家姑娘，恰在今世相逢，最终因果相报，才有此等怪事。无奈众生愚昧无知，偏偏把这账错算在本府头上。可笑世人常说，是庙都有冤死鬼，没想到这次竟然连本府也给冤枉上了。”

“敢问大人，既然您深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何不出手解救那黄姑娘？”

听城隍大人讲到这里，小李兄弟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“你等哪里会知，阴阳之事分工甚明，本府不宜越界，更是无法去解那因果孽缘啊。”城隍话锋一转：“而这件因果孽缘，你们几个却是可以去解决它。”

“啊，我们可以解决此事？”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。连城隍爷大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，难道我们就行？这时，我直怀疑我们几个这辈子是不是什么正神大仙转世。

“没错，要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而你们几个就是那解结之人。”城隍大人继而又说道：“刚才你们刚来，那个黑衣人，就是我准备试一下你们胆量的。看来你们果然是有胆有识，必能解决此事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请问大人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？要说是行医救人，那咱不懂；要说驱鬼捉邪，咱也不会；但要说到胆量，我们倒还是自认为有那么一点的！”刘老大说道。

“此事不难，只要你们找到那贾山柱的转世之身，晓以利害，适当补偿，此事成矣！”城隍大人说。

“补偿于他，一是理所应当，二是黄财主确实有这个实力，看来这事不难。”刘老大谨慎地说，“不过有一点，我们可不知道那贾山柱今世姓甚名谁啊？要是他托生在沦陷区，这事恐怕不好办！”

“呵呵，这一点，你们尽管放心，贾山柱转世之身，不但不在沦陷区，而且就在黄家花园中，非常好找。”

“那就简单多啦，只要大人你指出是谁，我们找黄财主赔他一大笔银子，这事儿不就结了。”大傻听城隍大人这么一说，认为很简单，于是大咧咧地叫了起来。

“差矣差矣！那贾山柱的今世，金钱于他，实如浮云。他所需要的东西，千金难买，人世难寻，纵然黄财主富可敌国，也有难买之物啊！”

“那……这事儿？我们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黄财主还赔偿不起他，我们这些穷光蛋就更没办法了，总不成让我们以命相抵吧？”大傻话虽糙，道理不偏，我们也只是帮忙而已，当然没必要舍命救她啊。

“哈哈！人家要你小命有何用处？而他所需的千金难买之物，你们却正好

拥有。”城隍大人胸有成竹地看着我们。

“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，能这么值钱？”我们相互看了好久，也想不起来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千金难买。

“这一点嘛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你们自知。”城隍正色相告，“许多事情，本府不宜透露太多，否则必遭天谴。还有那贾山柱转世之身，就在黄家后院假山之下，找他之时，你们几个千万小心，切记不可有太多之人围观。”

城隍老爷后面的话，我们算是听懂了，原来贾山柱这转世之身绝非人类啊，否则它怎么可能住在黄家后院的假山之下？再想到它能迷住黄小姐，肯定不是俗物，这让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就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鬼怪妖邪。刘老大也明白这事棘手，向城隍爷问个不停：“大人啊，贾山柱它……它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，我们会不会有危险？这事怎么个解法啊？”

“你们就放心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能透露的也就这么多啦。至于其他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要知道，天机不可泄露……”此言一出，声音渐远，狗蛋也突然抽搐倒地。我们知道，城隍爷已经离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敲响了黄财主家的大门。这次前来，不像昨天那样心里没谱，而是底气十足。拍了两下，不见有人开门，大傻马上砸门如擂鼓，中气十足地叫了起来：“开门，快点儿。”

“来啦来啦，当心把门弄坏了！”一个老者打着呵欠拉开了一道门缝，“大清早的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
开门的正是昨天那狗眼看人低的老管家，而且自己又堵在门口，根本没有让我们进门的意思。我们一看，顿时是一肚子火气，没等他说完，大傻就瞪着眼，气势汹汹地叫了起来：“让开，快点去叫你家主人出来。”

或许是那老管家看到我们这次前来都是背枪带刀的，语气也没有昨天那样客气，于是不敢再阻挡，赔着笑脸说：“几位军爷，几位军爷这边请，先喝口茶，我这就去请黄先生。”

我们在客厅里坐下，非常坦然地喝着茶，等待黄先生出来。这次我们不打算谈什么岐黄医术，也不准备说什么佛道修为，就只为了要告诉他，黄小姐的病与城隍爷无关。

“几位起床甚早啊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多包涵。”黄先生这时在那老管家的引领下来到客厅。

“谈不上起床，在城隍庙迷糊了一会儿，就过来了。”刘老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镇得黄先生像是噎着了一样，伸了下脖子，盯着我们问道：“你们……当真在城隍庙里过夜了？”

“也没休息好，陪着城隍爷唠了半夜。”刘老大依旧心平气和，故意拿捏着稀松平常的腔调儿。

“啊？这……这城隍爷你们也见到啦？”刘老大越是古井不波，黄先生越是摸不透我们的底细，搞不清我们到底有什么神通，但我们从黄先生的脸上，看出了他的疑惑。还没等他说话，那个不知好歹的管家又插嘴说道：“好好的大活人，怎么可能见到城隍爷。”

“我说这位管家啊，这黄家的事到底是你说的算还是黄先生说了算？你没见过没听过的事多了去了。”我就是见不得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虽说传统美德讲尊老爱幼，可他也要有被人尊重的样子不是？德高望重这事，好像和年龄也没有必然联系，那些日伪汉奸中，上了年纪的家伙多了去了。黄先生似乎对管家的冒昧也有些不满：“老黄你先去忙吧，这儿有我呢。”

老管家出门时还回头看了眼我们，满脸无辜与无奈。

“几位壮士啊，这么早前来还没吃早饭吧，要不吃了再谈？”黄先生尽管不相信我们真能见到城隍爷，却也客气地邀请我们和他一块共进早餐。我们当然不客气，不是我们在乎一顿早饭，而是通过这种底气告诉他，治好令媛的病我们心里有底，你就放心好了——如果无法取得他的信任，要挖坏他家的假山，还真不容易被他接受。

早饭时，我们稍加解释，虽然不能完全取得黄先生的信任，至少得到了他对我们挖他家假山的许可。

来到黄家后院中，看到那座造型峻奇、大巧若拙的假山时，我们才知道，要是破坏了它实在可惜。不过，千金之财，不如一命，黄先生果然大气，安排众人按我们的吩咐挖了起来。挖了一个时辰左右，就听有人大声嚷嚷起来：“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个地洞。”

“好，大家不要再挖了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啦。”刘老大招呼一声，让

那些帮忙的人全部退下，示意我们几个上前，黄先生和老管家在不远处陪着我们。

刘老大接过铁锹，率先站在了那个洞口边上。

只见这个假山下面的斜洞，口阔尺许，深不见底，似有黑气从洞内散出。黄先生看到果然从那假山下面挖出来个怪洞，就对我们越发信任，忙说：“几位壮士，我看为了安全起见，干脆弄些火碳进去，活活烧死它算了。”

“那样不行的，黄先生，”刘老大客气而又果断地说，“城隍爷特地安排我们说，‘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’，若是真的烧死了它，岂不是结冤更深，恐怕以后更难解决啦。更何况，这洞里的情况我们根本不了解，万一烧不到它，反倒惹它发怒，岂不更糟？”

黄先生听后，恍然大悟般连连称是：“好好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那就按你们说的办。”

我们虽然不打算与洞内邪物为敌，但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更谈不上知道如何对付它，要怪只能怪城隍大人吞吞吐吐没讲清楚。小李看着那个黑漆漆的洞口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刘老大，你说这洞里面到底是骷髅僵尸，还是什么鬼怪精灵啊？这洞口这么小，人又钻不进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小李，你真是胡扯，你以为这洞是你家的红薯窖啊，别说钻不进去，就是能钻进去，我们根本对它不知底细，也不能轻易冒险啊！”狗蛋对黄小姐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当然不愿把小命搭进去。

“嗯，狗蛋兄弟说得也有道理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洞里有些什么东西，当然不能粗心大意。”刘老大吩咐道，“我看这样吧，小李你看着这个洞口，以防那怪物突然冲出来跑掉了，我们几个先在周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出口，若是没有的话，就想办法把它引诱出来。”

我们几个又仔细地将周围搜索了一遍，没有发现有其他洞口，于是全部集中到那唯一的洞口处，考虑着如何下手。

“这样如何，黄先生，我看你们家那只小狗很机灵，叫得挺欢，不妨让它钻进去试试？”刘老大说。

“好法子，好法子，我这就叫人去。”

很快，那只小狗被牵了过来，又往洞里扔了块肉骨头，准备让它进去探

探路。谁知道那只小狗一路欢快地来到洞口，冲着洞口嗅了几下，竟然挣扎着往外跑，根本不敢进去，连它平时最爱吃的肉骨头也不要啦。

“看来这洞里的家伙厉害得很呢，狗的鼻子灵，看它那个惊恐的样子，估计闻到了什么。”刘老大继续说，“这样吧，大家都后退几步，站远点儿，以防那玩意儿猛地冲出来，弄得大家措手不及。”

我们几个立即后退，子弹上膛，装上枪刺，以防万一。虽然我们不准备伤它命，以和为贵，劝它放手，但谁能保证它不害我们呢？要知道这洞内的精怪不但冤气冲天，而且又有迷人的本领，万一它对我们下毒手，那就麻烦了。

“你们几个掩护好，我过去叫它一下。”刘老大安排了一声，走到洞边，冲着里面大声喊了起来：“喂，里面的东西听着，我们知道是你害人家黄小姐的，我是来撮合你们和解的。不会伤害你，你就快点出来吧！”刘老大言毕，立即退后，我们也是手持步枪进行瞄准，严阵以待。

没等多时，一股腥臭之气从那洞中飘出来，不用说，肯定是那里面的精怪出来啦。我们真是又兴奋又害怕，兴奋的是看来解决此事大有希望，在黄家上下我们吹牛在前，要是空手回归，那就丢人现眼了。害怕的是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洞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伤亡。来不及多想，那股腥臭之气突然变浓，接着就看到一只琵琶样的多足怪物冲了出来，只见它高举如钳似的一对利螯，尾部挺着一根尖枪样的东西，气势汹汹地冲到洞口，凶神恶煞般盯着我们。原来，这是一只长达尺余的庞然大蝎。以前我们就见过这种东西，想到它尾尖能喷毒雾，我们都有立即射杀它的冲动。

“千万不要开枪！”刘老大盯着那只巨蝎，眼也不眨一下地低声命令着，“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轻易开枪。”

那只巨蝎虽然恶狠狠地盯着我们，一对利螯冲着我们晃来晃去地示威，但它并未冲过来，也未喷出毒雾。它既然能迷人致病，一定是极有灵性，不仅知道我们手中武器的厉害，也知道我们并无恶意。对峙片刻，那巨蝎慢慢转身回头，似乎想要钻回洞中。我们对它一不能开枪，二不能出手相拦，要是它钻回洞中不出来，事情就不好解决了。情急之下，我直呼起它前世的大名：“贾山柱，你先别走，是城隍爷让我们来这儿找你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原本已经进入洞口的巨蝎竟然停住了身子，继而再次转身回头，盯着我们一动不动。果然大有灵性，我甚至怀疑它能够听懂我们的话。“刘老大，看你的啦！”我赶快用左手推了刘老大一下。

“哦，是这样的，贾山柱啊，昨天城隍爷和我们都说了，你和黄小姐的前世恩冤我们已经了解，城隍爷的意思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冤家且解不宜结，所以才让我们前来，希望你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，解开这个死结。”刘老大真诚地说。

小李也跟着掺和起来：“对了，还有啊，城隍爷还说啦，让黄家给你赔礼道歉，赔偿损失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了黄小姐吧。”

那只巨蝎的拒绝也在我们预料之中，因为城隍大人早就告诉我们，必须用那千金难买之物赔偿它，才有可能取得它的谅解，至于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他老人家却没有点明。看到它摇头摆足，我们都是心急如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要想求得人家的原谅，必须得有一定的表示，可我们几个穷当兵的，步枪倒有几杆，可惜它取之无益，况且军法不容啊。站在一旁的黄先生也是颤巍巍地表示，只要能放过他的女儿，黄金白银、良田广厦都好商量，或者以后他安排人，每天给它送上几斤鲜肉什么的供奉于它……

那只巨蝎听到我们许了这么多东西，竟然一点儿也不动心，摇了摇头，就要转身回洞。急得我们跺脚搓手，就是没有办法，黄先生也是伸着手张着嘴不知所措。如果我们这次不能让那巨蝎满意，恐怕以后再叫它出来都难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傻兄弟突然恍然大悟般急切地大叫一声：“且慢回去，你看看这个东西赔给你如何！”说着，迅速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取出来一个东西。侧目一看，大傻兄弟手里面拿的，是一个暗红色的圆珠样的东西。这个珠子我们见过，它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巨蝎体内取出的那只蝎宝。

就在这一刻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只巨蝎回头看到了大傻手里的珠子，竟然目不转睛地愣在了那里，浑身是一阵颤抖，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激动。

“唉，我说大蝎子老兄啊，兄弟我是个粗人，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你和黄小姐的事儿，城隍爷都告诉我们啦，你说大老爷们的，这事儿又过去多少年了，你就是再生气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娶她不是？我看还是按城隍爷说的，

这事儿就算了吧。”大傻又晃了晃手里的那颗珠子，“喏，你要是答应和解，这颗珠子就是你的啦！”

“是啊是啊，冤家且解不宜结，这颗珠子可是千金难买的，听说是修炼多年蝎子的内丹，有了它你就增加了不少道行啊！”小李兄弟只怕那巨蝎不答应，于是接过话茬信口开河地胡吹乱侃起来。

说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相信，黄先生许它黄金白银、良田广厦它不动心，许它每天几斤鲜肉的供奉它不答应，但看了大傻那颗珠子，巨蝎似乎是在内心挣扎着，先是一动不动，最后竟然冲着我们点了点头。这可真是出人意料，黄先生在一边紧张得脸上的肌肉都抖动了起来。不用多说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大傻会不会舍得啊？要知道有钱难买稀罕物，这个珠子真有可能像小李兄弟说的那样，是颗能够提高巨蝎道行的内丹呢。

巨蝎内丹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之宝，正如那城隍爷所说的，实属千金难买之物。想来除了这东西，其他金银珠宝什么的，对巨蝎来讲，真是毫无益处。

“好吧！成交！”大傻见那巨蝎点头，想也不想地把那颗珠子轻轻放到地上，一边后退一边说：“以和为贵啊。从此以后各走各路，两不相欠。不过，丑话我可先说到前面，要是你以后再敢纠缠黄小姐，哼哼，这颗珠子我一定会再收回的。”

“对！以后你最好是老老实实修行，别忘了这颗珠子就是我们打死一个大蝎子弄来的。”小李顺着说了两句，语气中充满警告。

那巨蝎连连点头，快步冲到那颗珠子边，夹住珠子转身跑入洞中，就像生怕大傻反悔一样。

不用说，当天那黄小姐的病就好了大半，双目恢复清亮，精神恢复正常，只是数月来的折磨让她身体虚弱不已，还需调养一段，才能一切如常。

这件事虽然过程曲折，结果却是皆大欢喜。更难得的是，大傻兄弟能够舍己所爱，用那颗珠子救了黄小姐的病，这让黄先生感激涕零。当我们忙完这一切的时候，已经过午，黄先生当然是大摆宴席，将我们奉为上宾，殷勤招待。满桌佳肴，数坛陈酿，我们这些粗人，也不用他费力劝酒，几个人自是大吃畅饮，好不痛快，黄先生在一边斟酒连连，感激不尽。

因为大傻兄弟用那颗蝎宝治好了黄小姐的病，黄先生也是非常仗义，给我们所在的团捐献了许多粮米衣物。因为此事，我们还得到了团长的表扬，并专门摆下宴席以示庆贺。至于小李兄弟，在刘老大的建议下，并没有立即入赘黄家做一个上门女婿，而是表示国难当头，鬼子不走何以家为！还是跟我们一块向前线开赴。

战争年代，能有两三天的休整已是非常难得。自从小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，美国横下心来全力抗日，至今已近三载。虽然在华日军仍旧穷凶极恶，但事实上他们已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。兵力的后继无力，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伪军了。

因为我们团屡立战功，又加上上缴不少黄金白银，换来了无数精良先进的美式装备，我们团在所属集团军甚有名气，上峰自是不容我们这把利刃闲置太久，刚忙完黄家的怪事，就接到上峰的急电命令，要我们团立即开拔，赶往某地集结，配合大部队完成集团作战任务。

乱世之秋，冤魂遍地；魑魅魍魎，横行人间。我们此行，面对的不单单是凶残的日伪军队，而且亲身经历了几件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此次会战，我们团没有担任正面攻坚任务，而是奉命秘守在某高地，以拦截可能出现的增援之敌，并切断敌人的后路。

听着远处隆隆的炮声，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，虽然上峰最不希望出现增援之敌，以免打乱他们的作战部署，延迟攻城速度，但我们却是巴不得有日军经过我们的封锁线前来增援，也好让我们杀敌立功。

距发起总攻已经过去了整整一昼夜，我们却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增援之敌从山下经过。想到兄弟部队在前线酣畅淋漓地拼命杀敌，而作为装备精良的我们团，却猫在山林中无所事事，心里当然是非常焦急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恨不得立即下山奔赴战场。

焦急归焦急，但我们深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并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只能埋伏在山林中守株待兔，等待可能出现的增援日军，出现在通向前线必经的山下小路上。

那天的亥时，银盘似的一轮圆月已经升到树梢高，照得山下的小路十分清晰。如果再没有什么情况，按照团长的命令，除了轮值的侦察连及哨兵，